

# 清朝“佟半朝”祖源新探

杨海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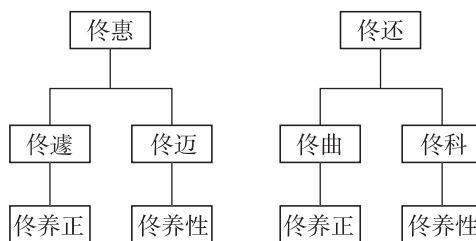
**摘要：**学界流行的“佟半朝”之称，在清朝尚未出现。而现存档案对佟养正〔真〕家族来源的记载也存在歧异。佟养正〔真〕父、祖在明朝踪迹不显，他本人由明入清也顶着不同的名字。在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另辟蹊径、推动问题解决？本文尝试从分析明清之际不同来源、背景的史料及满汉文差异的角度入手，围绕“佟半朝”祖源之迷，对文献记载歧异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佟半朝 佟养正〔真〕 佟养性 满汉互（音）译 一人多名

## 一 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锺翰曾忆及在燕京大学燕南园54号洪业（煨莲）宅，孟森曾与邓之诚、洪业两位先生座谈多时，讨论有关清史资料的评价问题。“孟先生强调清代档案的重要性，大有舍档案之外无从解决清史问题的可能之势；邓、洪二师除承认档案的重要性外，还提出了档案亦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结果是“得不出双方都能认同的结论来”<sup>①</sup>。近百年前先辈们就清史档案真伪、可信度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对于档案不一致及造假的情况，该如何谨慎甄别并运用？

比如，至今仍云山雾罩的“佟半朝”起源问题，在清朝档案中就记载歧异，如《八旗世袭谱档》镶黄旗汉军启庄佐领下勋旧佐领，崇德七年（1642）初编佐领“以西固里额附之亲伯之孙图赖”承管，而“西固里额附”是佟养性，其“亲伯”是“佟曲”<sup>②</sup>，即佟养正之父，年长于养性之父“佟科”，故称“伯”。但佟养性之父，往往也称为“佟养正亲伯”<sup>③</sup>，则养性、养正之父，谁长谁幼已是一笔糊涂账；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排行、称



① 王锺翰：《孟森先生与洪、邓二师》，载《王锺翰清史论集》第4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69页。

② 按，杨珍《史实在清代传记中的变异——佟国纲、华善奏请改隶满洲考辨》（载《清史论丛》2013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所引档案“《八旗世袭谱档》11号”，应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B032《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29册（项目编号11）光绪十二年“镶黄旗汉军世职谱档”，该谱系图所绘的是“佟惠”的谱系；而“佟曲”谱系则出自胶片B032《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30册（项目编号12）光绪二十一年“启庄佐领下”的世系图，同一佐领在不同年份所绘系图已不相同，学者混引也就在所难免了。

③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20《佟养性》，《四库全书》第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6页。

名都存在问题。再如佟养正的祖源，档案记载的谱系，第一种是佟惠—佟遽—佟养正，年份较早<sup>①</sup>；第二种是佟还—佟曲—佟养正，年份稍晚<sup>②</sup>，不仅祖父有“佟惠”“佟怀”之分，父亲也有“佟遽”“佟曲”之别；佟养性的情况类似（见图示）。而后世学者撰文著述却各取所需，并不解释舍彼取此的原因，则结论是否可靠也就面临着挑战。

## 二 佟养正〔真〕祖源探析

### （一）佟养正、养性之祖“佟还”


《满文老档》后金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二月初四日记锦州战事，有一位冲入敌阵的把总“tung hūwai（佟槐）”<sup>③</sup>。考虑到满汉文互译的同音异写问题，佟养正、养性之祖“佟还”与“tung hūwai（佟槐）”之间确有可能划上等号。而此人出现的时间，是在佟养性归附后金的第五年。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六七月间，佟养性归附后金，地点在开原。当年六月十六日，明副将于化龙报告酉时“东夷万余骑，从靖安堡入，至开原东门”，巳时“闻得开原已陷”；推官郑之范报“本官堵南门，见贼破城，从北门挤出，奔西边大中寨”；辽东经略杨镐题“开原主客兵马，原自可守，止因误将兵马分发城外设防，为贼奸细探知，乘虚而入，遂至失陷”<sup>④</sup>。七月初六日，辽东巡按熊廷弼奏：“辽阳重地，万分危急。城中有叛贼李永芳、佟养性、董国云等，亲戚指挥王卫国、段光裕等，皆蓄有马匹、兵仗，为贼招兵内应。”<sup>⑤</sup>此时佟养性已被明人称为“叛贼”。<sup>⑥</sup>后金军攻下开原后，朝鲜人李民奭亲见“奴酋陷开原，屠杀人民亡虑六七万口，子女财帛之抢来者连络五六日”<sup>⑦</sup>。

当年年底，明辽东经略杨镐奏议擒奴赏格，提到“被虏如李永芳等，投虏如佟养性、佟养士等，若能缚献奴酋，俱得免死”<sup>⑧</sup>。可见明廷还想做分化、挽回的工作。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新任山东巡抚王在晋追述开原陷落的原因是“郑之范，察处县令，夤缘入辽，虐佟鹤年，致养性外叛，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 B032《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 29 册，光绪十二年《镶黄旗汉军世职谱档·桂廉佐领下》头甲喇勋旧佐领桂廉、骁骑校长定、领催官印等呈报的佐领承袭册，所绘世系图中“佟惠”有两子：一是佟迈，有子佟养性；二是佟遽，有子佟养正。另外，胶片 B031《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 11 册（项目编号 18）《镶黄旗汉军头甲喇呈造嘉庆八年分世管佐领勋旧佐领互管佐领世职家谱册·翼贵所管勋旧佐领》中的世系图，也标注佟迈之子为佟养性；佟遽之子为佟养正，两支均共祖“佟惠”。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 B032《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 30 册（项目编号 12），光绪二十一年“启庄佐领下”的世系图记载“佟还”有两子：一是佟科，有子佟养性；二是佟曲，有子佟养正。

③（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 2 册，日本东京笠井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513 页：“guwang ts'e sin bedzung, siyoo cing yün, lo io gung, tung hūwai, ma biyei ling, siye io, gi ju, jang kun, ere jakün niyalma juleri gaifi dosi-ka.”（汉译参见《满文老档》上册，中华书局 1990 年汉译本，第 318 页“把总广策新及萧庆云、罗有功、佟槐、马别陵、谢有、纪珠、张坤等八人率先冲入敌阵”）。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二册佟槐的写法是“”（tung hūwai），台湾沉香亭企业社 2006 年版，第 413 页。

④《明神宗实录》卷 584，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初七戊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年校勘本，第 11143 页。

⑤（明）熊廷弼：《按辽疏稿》卷 7《急救辽阳疏》，学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27 页。

⑥按，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 B032《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 30 册（项目编号 12），光绪三十年《镶黄旗汉军谱档·启庄佐领下（无页码）》记载“佟养性带来一千二十八人夫并将伊子普安带来四百四十六人夫编为七个勋旧佐领”，但《满文原档》中努尔哈赤劝降书曾提到“佟养性只身逃出”，普安及族人恐为后来投奔者。

⑦（朝）李民奭：《紫岩集》卷 5《杂著·柵中日录》，见《韩国文集丛刊》第 82 册，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 1992 年，第 124 页下。

⑧《明神宗实录》，卷 577，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经略杨镐奏议擒奴赏格”；卷 578，万历四十七年正月丁未，第 10948—10949 页。按，赏格有 1 万两至 600 两及相应世职。

以陷开原”<sup>①</sup>，此说亦为《明光宗实录》<sup>②</sup>《山中闻见录》《先拔志始》等所本。佟养性归附后金与开原陷落有关，史有明文。当月，在萨尔浒战役中降清的朝鲜元帅姜弘立就居住“佟姓兄弟”家，是“上年自辽投胡者”<sup>③</sup>，当即佟养性兄弟，其住家因长期经商、居住条件较好而被选为朝鲜军首领的居所，这也符合常理。

而天启二年二月初四日出现在锦州战事中的把总“佟槐（怀）”，是后金原始史料《满文老档》或《原档》中能找到出处，并与档案谱系对得上的人物。如果他确为佟养正、养性之祖，则档案记载中的第二种谱系——佟养性、养正之祖“佟还”或“佟槐”就根源有自了：他原是明朝把总，至少找到了一个切实依据。

## （二）佟养正之父“佟曲”与养性之父“佟科”

除档案记载不一致的两种谱系之外，有关佟养正之父“佟曲”（或“佟遽”）的相关线索并不多见，包括养性之父“佟科”（或“佟迈”）也如此。这是否就意味着清档记载的佟养正、养性的谱系，是难以判定真伪的“孤证”呢？情况未必如此。因为明朝和朝鲜的史料，即使舛驳不堪，也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

《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四月二十三日，明朝“登津内监拿解奸细佟惟奇。惟奇，养性侄也”<sup>④</sup>。这个“养性侄”佟惟奇就很值得注意。同年五月初四日，明刑部尚书薛贞题奸细佟惟奇等依律定罪，得旨：“佟惟奇等输逆情真……这佟惟奇拟凌迟，佟会科、宋得贵、周氏腊梅俱拟斩，既已允确，着会官处决，传首号令。”<sup>⑤</sup>除“佟惟奇”被判决凌迟处死外，同行的“佟会科”（即“佟惟科”<sup>⑥</sup>）也同判处决。从一般家族谱排名规律看，“佟惟奇”与“佟惟（会）科”当为兄弟行。从佟养性归附后金算起，“佟惟奇”等已是第四批受牵连的佟氏族人了。

第一批佟氏族人是天启元年七月，毛文龙部将陈良策等在镇江擒获的佟养真父子、侄亲等人。当年十月《明熹宗实录》载：“辽东叛将佟养真、佟丰年、佟三、何国用等伏诛，仍与病故叛生胡可宾传首辽东。养真即逆贼养性兄，与其子丰年、侄三以抚顺陷时降奴，伪受游击，代守镇江，为毛文龙所缚。而国用等皆伪岛官也。”<sup>⑦</sup>《两朝从信录》记：“大逆佟养真伏诛。佟养真三名凌迟，佟国用四名处斩，仍与已故明时宾枭首，传示辽东。”<sup>⑧</sup>两相对照，可知《两朝从信录》的“明时宾”即“胡可宾”之误，原为广鹿岛岛官；“何国用”是石城岛“叛逆”岛官，七月初十日被毛文龙部将所擒。<sup>⑨</sup>三个月后，佟养真、佟丰年父子等3人被凌迟，佟国用等4人处斩。

第二批被处置的佟氏族人，如佟卜年罹难、佟养冲逃过一死。天启二年三月，明廷“下逆族佟

①（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明崇祯刻本，第14页。

②（明）张惟贤：《明光宗实录》卷4《御史黄彦士疏新政十事》，明抄本，第21页。

③（朝）李民奭：《紫岩集》卷5《杂着·柵中日记》，第121页下；（朝）赵庆男：《柵中续录》一载万历四十七年八月“唐将投降李永芳、佟梦真等，与弘立往来，言笑自若”，其中“佟梦真”当为“佟养真”之误。见《大东野乘》卷30《续杂录》，朝鲜古书刊行会1971年版，第129页。

④《明熹宗实录》卷83，天启七年四月己未，第4052页。

⑤《明熹宗实录》卷84，天启七年五月己巳，第4064页。

⑥按，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卷34记载：“刑部钦奉圣旨：‘佟惟奇等输逆情真，服刑律当。非厂臣深谋远虑密计邀侦，任用该监同心缉获，何以使神奸就擒诡踪伏发？’说的是。这佟惟奇拟凌迟，佟惟科、宋得贵、周氏腊梅俱拟斩。既已允，确着会官处决，传首号令。其未获周日俊等，严行各该抚按缉拿，周汝昌并吏部议处。”可见《实录》“佟会科”即“佟惟科”。

⑦《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元年十月癸巳，第774页。按，引文中的“侄三”显即“佟三”。

⑧（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9《（天启元年）十月癸未》，明崇祯刻本，第21页。

⑨（清）毛承斗辑，贾乃谦点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1，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养冲于法司”<sup>①</sup>。围绕此案，党争激烈，案情反复：“佟养冲，去年五月，旧台臣吴应琦所批释者也。”<sup>②</sup>御史杨维垣疏参顾大章“受熊廷弼贿四万，代为营脱并及花献宸、佟养冲等”；顾大章则辨白：“佟养冲，系御史吴应琦所批释，与臣风马牛不相及。”<sup>③</sup>佟养冲的结局似逃过一死。五月，明登莱监军道佟卜年被捕入狱，原系名门出身，父为辽东参将佟养直；祖为甘肃、山西总兵佟登。佟卜年极力想撇开辽阳佟与抚顺佟的关系，“辽东二十五卫不下数十余家”，辽阳佟与抚顺佟“宗枝疏远”，“各有本末。不相及也”<sup>④</sup>，却未成功。这是由于他和熊廷弼的关系，而遭到牵连。而佟养真口供所说“佟卜年之曾祖即养真之祖”<sup>⑤</sup>，虽不确<sup>⑥</sup>，却可从中看出明末抚顺佟氏对辽阳佟登家族的倾慕与攀附，这恰好为阉党制造佟卜年冤案、打击熊廷弼提供了口实。<sup>⑦</sup>

第三批佟氏族人包括佟瑞年、佟守仁等。天启二年十二月，明礼科给事中郭兴言陈“今日急务”七款，其一是“广平等府监羁佟养真逆族，着该抚按官速提扭解来京议处”<sup>⑧</sup>。次年六月，追查李永芳、佟养性等叛逆之罪，“族党在京者，上令三法司分别定罪”，包括“贼婿王卫国、贼保管鲍交、孙元龙、毛国重等各绞罪，贼族佟瑞年、贼亲柯三、关二、段光裕、赵一鹞、董延科各遣戍”。得旨：“王卫国等着即会官处决，佟瑞年等都着再问具奏。”<sup>⑨</sup>在刑部拟遣戍二个月后，佟瑞年与佟守仁同时被处决。八月，明廷“戮逆族佟瑞年、佟守仁于西市”<sup>⑩</sup>。佟守仁虽与佟养性家族几无关系<sup>⑪</sup>，但也被杀，佟瑞年的身份俟考。

第四批即天启七年五月，明廷判处佟惟奇、佟惟科等死刑，他们的身份最值得关注。《明熹宗实录》记佟惟奇为“养性侄”，《国榷》称其为“虏谍……养性从子”<sup>⑫</sup>，明人注意到佟惟奇与佟养性的亲缘关系，但似乎颠倒了辈分。原因之一当是明廷朝野不了解后金内部具体的亲缘关系；二是“佟惟科”“佟惟奇”的死刑判决并未立即、同时执行<sup>⑬</sup>。此二人身份特殊，实为后金天聪汗皇太极所派与明东江总兵毛文龙进行秘密和谈的使者，即《满文老档》中所称“牛录额真阔科”（满文 nirui ejen koko）<sup>⑭</sup>，因“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毛

① 《明熹宗实录》卷 20，天启二年三月庚戌，第 1018 页。

② （明）金日升：《颂天妒笔》卷 6《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顾大章奏为台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辩疏》，明崇祯二年刻本，第 52 页。

③ （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清写刻本，第 41 页。

④ 李大伟辑录：《辽阳碑志续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2 页。

⑤ （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 9《（天启元年）十月癸未》，明崇祯刻本，第 19 页。

⑥ 按，辽东佟氏无论是明朝墓志铭还是清代《佟氏宗谱》都以佟棠长子佟恩、次子佟惠入谱。而佟恩是佟卜年曾祖，佟惠是佟养正[真]之祖，所谓“佟卜年之曾祖即养真之祖”并不靠谱，“佟卜年高祖”才是“佟养真曾祖”，辽阳佟氏与抚顺佟氏须倒数五世以上才有相同血系，早就出了五服。参见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0 页。

⑦ （清）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有学集》卷 29，《明故山东登莱监军道按察司佥事佟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83 页。参见（明）徐肇台：《甲乙记政录·九月十五日》，明崇祯刻本，第 106 页。按，佟卜年（1588—1625）从入狱到五年九月十一日被赐死，系狱三年余，享年 38 岁。

⑧ 《明熹宗实录》卷 29，天启二年十二月丁亥，第 1479 页。

⑨ 《明熹宗实录》卷 35，天启三年六月丁丑，第 1819—1820 页。

⑩ 《明熹宗实录》卷 37，天启三年八月壬申，第 1902 页。

⑪ 按，佟守仁原为宁远卫实授百户佟世爵嫡子，洪武九年充军辽阳，为“佟咬佳”户下人。佟咬佳既是该军户户名，也是该家族始祖。从佟胜—佟海—佟宣—佟忠—佟世爵依次传承，家族世职自小旗升为正千户。万历二十年十月 26 岁，佟守仁以佟世爵嫡长男身份“实授百户”，被处死时享年 57 岁。参见《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 55 册《三万卫选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7 页。


⑫ （清）谈迁：《国榷》卷 88，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5373—5374 页。

⑬ 按，明朝许重熙所著《嘉靖以来诸略·天启注略》卷 14 载：“（丁卯七年）谕刑部：‘佟惟奇等，厂臣密计邀侦就获，惟奇及诸妇女处决、传首。’”但未明言佟惟科如何处置。

⑭ （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 1 册，日本东京笠井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54 页；《满文老档》下册，中华书局 1990 年汉译本，第 897 页。

文龙在事后四处活动，“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并交涉欲使之“俾还于汗”<sup>①</sup>，这是指天聪元年五月之后的“koko”即“佟惟科”之事。但前有魏忠贤插手：“以缉佟惟奇功，荫魏忠贤锦衣指挥使，赐金六十、帑四、犴酒、新钞、赐敕。胡良翰、苗成各荫锦衣正千户；金捷、郭尚礼、边进朝、阎成各荫百户。推官周汝昌以逆姻下吏部议谴。”<sup>②</sup>此后袁崇焕心存警惕，即使比“佟惟奇”多活了一年，“佟惟科”最终也未能被送回后金，而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和谈也陷入僵局。

学界多数意见认为《满文老档》中的“阔科(koko)”，即清官书中的“科廓”<sup>③</sup>、毛文龙书信中的“可可牛禄”<sup>④</sup>，也是朝鲜方面记载的“曲虎”<sup>⑤</sup>。唯姜守鹏认为“曲虎”“可可”是两个人，“可可”是“曲虎”之外、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三月二十五日在椴岛见毛文龙时“不甚明晰”“不善措辞”的另一位后金使者，实有见地，惟见面时间需至少提早一年。<sup>⑥</sup>而意见不同的诸位前辈，均未重视明朝记载——明人所记的“佟惟奇”“佟惟科”，与清朝档案中的“阔科(koko, 可可)”及朝鲜史料中的“曲虎”<sup>⑦</sup>，确为不同的人，即佟养真(正)、佟养性的父辈“佟曲”“佟科”两人。明人所记“佟惟奇”与“养性侄”“养性从子”的关系，或因句读、抄写讹误导致辈分颠倒，但不会是一个巧合。“佟惟奇”即佟曲，佟养正之父，也是朝鲜人所记的“曲虎”，其入明时间必在天启七年三四月间，五月已被送往北京处死，这导致毛文龙与后金谈判破裂，也从侧面说明“佟惟科”“佟惟奇”的身份不简单，不仅仅是普通的“牛录额真”“固山额真”或地位远低于刘兴祚的小差使，而是作为佟养性至亲长辈这样关键且有地位者，才能承担与毛文龙数度密谈的重任。继位努尔哈赤的皇太极也不愿放任毛文龙将他们“解送燕京”，后来毛文龙虽然千方百计想捞出“koko”

① (日) 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1册，第160-162页之“koko”；《满文老档》下册，第899-900页(天聪二年四月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之二三)；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岁字档》第6册，台湾沉香亭企业社2006年版，第202-204页之“”。

② (清) 谈迁：《国榷》卷88，第5373页。

③ 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太宗实录》卷4，天聪二年四月丙辰：“明总兵毛文龙南海皮岛，招集辽民，令富民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民有逃奔者，辄斩之……明之君臣皆信之，因升文龙为大都督总兵……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因遣科廓等同从者四人，赍书答之。往来数次，文龙乃执科廓等解送燕京。寻宁远巡抚袁崇焕以文龙与我国私通，杀之。”参见《清实录》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另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三)》、《清史稿》、《皇清开国方略》等也都记为“科廓”。

④ 《都督毛文龙致金国汗书》，《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页。

⑤ 按，《朝鲜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1628)三月二十一日壬午第1条郑忠信驰启中“胡差曲虎”及“曲虎率从胡七人与王姓人皆向毛营云”；卷19同年九月二十七日甲申第2条郑文翼、朴兰英等驰启言金人皆谓曰“仲男亦如曲虎而被拘于毛营矣”；十月十五日壬寅第2条“上曰：‘曲虎何如人耶？’兰英曰：‘汗之爱将而多领汉人矣’”；十二月五日辛卯第5条句管所启“龙胡仍向曲虎消息，臣等答以只闻其来，不闻其后之事矣”等4条(具体参见网址：<https://sillok.history.go.kr>)。

⑥ 姜守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第22-29页。按，关于koko等最后一次入皮岛见毛文龙的时间，日本学者神田信夫认为在崇祯元年(天聪二年)五月十日之前仍属保守，还需再提前一年，但不误，见刁书仁译：《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第63-69页。

⑦ 按，最有代表性的如李光涛《毛文龙乱东江本末》云“前面所记之金人曲虎，后文作可可牛鹿，仁录谓曲虎为金汗最亲信之人”视为一人(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第452页)。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关于毛文龙之死”也说“这个科廓很可能就是朝鲜记载中的曲虎或曲虎一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白坚《毛文龙是英雄还是罪人：关于〈辽海丹忠录〉的思考》更明确“可孤山，即曲虎，或作阔科”(载《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1期，第93页)。神田信夫也认为“曲胡是曲虎同音异译，即后面将叙述到的在满文译文中，写作‘koko’的人”(《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第65页)。唯姜守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毛文龙书信》简析》认为“曲虎”不是科廓(可可)，后者自崇祯元年三月至次年三月三次入皮岛见毛文龙，前者则是不善言辞的另一位后金使者。但除“牛录额真”的身份外，诸位前辈均未言及科廓(可可)更具体的身份，也未注明明人所说其为“养性侄”或“养性从子”的情况(载《史学集刊》1984年第1期)。

“俾还于汗”而不得<sup>①</sup>，就只能给皇太极讲事谋其大的道理，希望他不再计较归还“诸申”等细节问题，并提出攻打山东、与皇太极分疆为诱饵，很快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sup>②</sup>

### （三）“佟惟奇”“佟惟（会）科”的出身

自嘉靖后期起至万历十六年止，在努尔哈赤崛起过程中，就有一位出过大力“通事佟惟动”<sup>③</sup>，作为联络东夷建州女真的翻译官，其活动时间线更早。“通事佟惟动”与天启七年五月明朝擒获的奸细“佟惟奇”“佟惟科”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在拿到他们具有亲缘关系的实证之前，只能说“佟惟奇”“佟惟科”，很可能类似“佟惟动”，都属“通事”，故能奔走于明与女真、后金之间，或贸易谋生，或经商“谍侦”，或直接充当谈判使者。这从明廷原曾用佟养性为“间谍”的往事也能看出端倪。

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兵部覆辽东巡抚郭光复疏：“今日筹辽，必以救北关为主，惟是双酋反复靡常。顷抚臣提兵出塞，遣羁酋佟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萧伯芝为宣谕，谕之退地则退地，谕之罢兵则罢兵，而察其情形，实怀叵测。”<sup>④</sup>佟养性被羁后，曾以“间谍”身份重获自由，因巡抚郭光复命“通夷佟养性……佯入奴反间”<sup>⑤</sup>，充当两面“间谍”。这对“通夷佟养性”来说，即可以“通夷”或“通译”的身份，交通明朝与后金之间，方便地从事贸易、经商诸事。正因有“通事”这一身份，可公开、安全出入明与后金之间，有护身符、方便法门，“通事佟惟动”的建树就非偶然了。

天启六年二月，明兵部尚书王永光条陈六事，其一“佟养性、李永芳等，能斩双酋以归者，准免死，仍叙其功”<sup>⑥</sup>，仍重复万历四十六年底杨镐的意见，说明明廷对佟养性仍不死心，还望其归正。至十月，在确知努尔哈赤辞世后，明辽抚袁崇焕就借“烧纸”为名“遣喇嘛僧镗南木座等侦探建州，从辽抚袁崇焕请备绫、绢、布匹，同守备傅以昭、田成等以遣吊为辞……僧至沈阳见各王子，行平礼。汉官佟养性、刘爱塔等十余人俱在，出绸绫、白布作吊祭，礼毕辞归”<sup>⑦</sup>。明吊唁使团于十一月十三日离开沈阳，十二月回到宁远。在此期间，佟养性、刘爱塔等也都参与和谈、会见。

① 按，“koko”也即“可可孤山”，即佟惟科、佟养性之父，很可能比佟养正之父“佟惟奇”即“曲虎”多活一年，这当是毛文龙使四万两银子转圜的结果。而谈迁《国榷》卷89，崇祯元年三月“壬申，援辽总兵官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五人至皮岛求款”，则当是毛文龙转圜失灵后不得不上奏的体现。

② 按，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长文详言毛文龙天启年间“交通后金之状，大约观望不决者凡数年”，崇祯帝继位后“此种情形，酝酿又余年”，坐实其反叛行为（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9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367-488页）。而樊树志：《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专节论“毛文龙的功过是非”，认为袁杀毛有“预案”，“大错特错”，直接后果是造成“己巳之变”。汗青《天崩地解》亦有专章“袁毛公案”断定毛、袁是非，毛文龙、皇太极和谈真假及动机，认为阔科等并非如毛文龙所说是上错船被在岛户部官黄中色扣押，而是听到风声的黄中色设计擒拿于归途，亦有道理，但都未探讨“阔科”除“牛录”职务之外的具体身份。

③ 按，（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2《夷酋来降立功乞赐饷安插》提到自嘉靖四十二年以来至万历十三年间，都为“管外受降所委通事佟惟动”；卷16《议处诸酋善后事宜》提到：“建州酋奴儿哈赤者，初欲结婚北关，攻歹商，数窥我动静，为北关耳目。今闻我急歹商，则又欲婚歹商。歹商许之婚，亦一羽翼也。不如因而成之，大帅乃使通官佟惟动驰抚顺关传谕奴儿……夷语既传，佟惟动遂还不复顾。”卷19《属夷擒斩逆酋献送被虏人口乞赐职衔》载：“据通事官佟惟动等查得：奴儿哈赤乃叫场之孙，塔失之子……今奴儿哈赤仍学好忠顺……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伏乞……将奴儿哈赤加升都督职衔，改给救命使制东夷，为我藩篱，此东陲之要领也。”

④ 《明神宗实录》卷528，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乙亥，第9937页。

⑤ （明）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40《甲寅（万历四十二年）》载：“已而奴儿哈赤复垦前罢耕地，开原参议薛国用力驱逐。会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在蓟门援兵。及问金至者，道相望，奴闻震恐。都御史廉知通夷佟养性，赏其重罪，令佯入奴反间，遣备御萧伯芝以文告。五月，随统标兵赴辽阳巡阅，示虚声。奴儿哈赤遂遵谕退地、定界。”

⑥ 《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甲戌，第3213页。

⑦ （明）庄廷鑑：《明史钞略·愍皇帝本纪下》，四部丛刊三编景旧钞本，第30页。按，此事清史记于天命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清太宗实录》卷1，天命十一年十月丙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比明史记载要晚一天（即天启六年十月十三日，《明熹宗实录》卷77，天启六年十月壬子，第3711-3712页）。

事后袁崇焕未被追究责任，说明是得到明廷支持的。

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毛文龙如法炮制，派人前往后金投书接洽和谈事宜。初次派员被杀，再派人“屡遣使致书，科廓等同从者四人，往来数次”，从《清太宗实录》天聪二年四月这条记载看，这“往来数次”的“科廓”（佟养性父“佟科”），出使皮岛的时间当早于天聪元年；他与朝鲜所称的“曲虎”（即清档中佟养正父“佟曲”），数次往返皮岛与毛文龙密谈“和平”条件，最后一次即天聪元年三月上岛，被在岛户部官黄中色扣押，五月送往北京，尽管毛文龙宣称花了四万两银子，也只是延缓“佟惟（会）科”被处死的时间，却无法将之送回。因谈判是私自秘密行动，毛文龙无法为自己辩解并化解危机。当黄中色拿获后金使者时，锦州攻围战正在进行中。<sup>①</sup>袁崇焕的警惕，加上督军太监也不愿放弃到手肥肉，私自和谈的毛文龙，挽救不了“佟惟奇”“佟惟科”，他们变成“奸细”与“虏谍”也就成为必然了。

国家图书馆藏佟国勳编《佟氏宗谱》是个残本，第一册卷首有缺，所载佟国器撰《先世被难述略》，提到佟养甲曾更名董源，而“叔尧年闻父逸出，自剖腹而死。遗有襁褓之子国玉同解进关，复收刑部，幼小，发与功臣为奴。皇清定鼎，访于燕京，始得之，以荫生授均州知州，今升刑部员外”<sup>②</sup>。这里提到尧年“逸出”之父即为佟养性。<sup>③</sup>佟养性长子“尧年”是否即“普汉”、次子“寿年”是否即“六十”？与天启三年八月被杀的“佟瑞年”是何关系？都值得深究。<sup>④</sup>无论如何他们都从侧面证明“佟惟奇”“佟惟科”是佟养性上辈而非下辈。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清代档案有关佟养性、佟养正祖源的记载，尽管存在歧义也有价值——无论是第一种谱系佟惠—佟遽—佟养正，还是第二种谱系佟还—佟曲—佟养正，都非绝对“孤证”：一是《满文老档》中的“佟槐（佟还）”，可视佟养正[真]、养性之祖的来源佐证，二是明人所记“佟惟奇”“佟惟（会）科”，与佟养性、养真父子、叔伯子侄的亲缘关系，虽存辈分颠倒的事实舛错，但也显现出解决问题的曙光。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佟半朝”的祖先“忠烈公”佟养正，是避雍正皇帝名讳改“真”为“正”的结果。而明末，他称“佟养真”，或写成“佟养贞”<sup>⑤</sup>，初入后金改名“佟养元”（满文 Tung

① 按，从天启七年五月十二日到六月初四日，锦州被后金军围困20多天，两军大战三次，小战25日始终未下。尤其是五月二十九日，后金大营被明军偷袭，导致皇太极放弃攻围宁远而撤军，这与“宁远议和”对应（存真档来书之七），双方打打谈谈。参见（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7，《续修四库全书》第473册，第422页；《钦定八旗通志》卷209《人物志八·巴希》，《四库全书》第688册，第130页；王荣澧：《袁崇焕全传》，岳麓书社2021年版，第148页。

②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佟国勳编：《佟氏宗谱》第1册，康熙十二年刻本，第33-34页。按，第2册第7页所载佟恩之弟佟惠长子佟选，有子养才（五子）；次子迈，有一子养性（养性二子尧年、寿年）；第三子迪，有一子养学，第四子佟遽，有三子：长养真，次养元，三养萃。从《满文老档》看“养真”“养元”实为同一人，则佟国勳谱以养真、养元为兄弟不确。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谱牒档案》，胶卷B037《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113册《正蓝旗汉军造报呈送内阁世职存家谱》，道光二十年，无页码；参见B038《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119册《正蓝旗汉军四甲喇造报世管佐领等根由家谱》，光绪十九年九月，无页码。

④ 按，对照清朝档案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佟国勳编《佟氏家谱》，佟养性或原有三子：长子尧年“自剖腹而死”（第1册第34页），第2册第24页载佟养性次子“寿年”，或即清档所载满名“六十”者，子国瑶“袭伯爵，历官福建等处地方都统将军”（若“寿年”即明廷所杀的“瑞年”，则佟养性“只身”逃入后金时，二子均未同行且因此而死）。而“普安”（胶片B032《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30册，光绪三十年《镶黄旗汉军谱档·启庄佐领下》）或“普汉”（胶片B038《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120册，光绪三十年《正蓝旗汉军五个甲喇世职家谱·和宁佐领》）当是佟养性幼子，病故于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

⑤ 按，明朝史料《皇明通纪集要》《全边纪略》《两朝从信录》《明季北略》《国榷》等提到天启元年七月镇江事变时，都载“佟养贞”为“伪署游击”。


yang yuwan)<sup>①</sup>，作为《满文老档》中出现的三位“佟游击”<sup>②</sup>之一，驻守中朝边境的镇江城，被明毛文龙部将陈良策等袭杀。从“佟养真”到“佟养元”再到“佟养正”，已非简单的同名异字，而是明清易代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一人多名”或“一人多面”变化的结果——而这正是寻找明人入清踪迹的一把关键钥匙。


事实上，在《明代辽东档案选编》中还出现过一个“佟煦”，是万历二三年间经常出入辽东马市的商人。在并不完整的辽东都司档案中，“佟煦”两个月内出现过32次，与出现过33次的“佟三”“董三”等，都是日易一牛的活跃商人，也是交易频繁的纳税人。<sup>③</sup>至万历十四年二月，“佟煦、佟元相”等142员中军、千、把总，又因随李成梁作战“奉调遣而艰险不辞，当贼锋而汤火可蹈”<sup>④</sup>得到好评——“佟煦”“佟元相”连写出现，或暗示他们的父子关系，符合作战父子兵的规律。从商人变官军的“佟煦”，按时间推算，万历初年频繁出入辽东马市时，当已成年或至少接近（明代卫所出幼的标准是16岁），到天启末崇祯初年，则年臻70岁左右。如果“佟煦”即“佟曲”，跟随他作战的“佟元相”即《满文老档》中改名“佟养元”的“佟养真”，这虽比明人入清往往一人多名走得更远，但或可为弥合明清之间的断裂、在“佟煦”与“佟曲”、“佟元相”与“佟养元”“佟养真”之间划等号，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何况，从满汉文差异角度看，“佟煦”“佟曲”“佟遽”这些汉字，在满文中是存在契合度的。按照满文拼写外来字音的规则，“煦”可写成“sioi”或“hioi”，“曲”可写成“cioi”或“kioi”；而“遽”则写成“jioi”或“gioi”<sup>⑤</sup>。如此多的可能性互相碰撞，提高《满文老档》或《满文原档》与明朝材料所记相关人名的关联度是完全可行的。故从新、旧满文及满汉文差异角度出发，重新思考清档所记佟养正[真]家族谱系的差异，或许就能豁然开朗。比如，汉文中“佟惠”（tung hūwei）与“佟槐（还）”（tung hūwai）貌似差距很大，但从新、旧满文的角度看，或许就只差一个点——即从无圈点《满文原档》到有圈点《满文老档》，从“hūwai”[佟槐（还）]变成“hūwei”[佟惠]，从“ai”到“ei”。

这样看来，清朝档案中存在歧异的两种谱系，实际上就可统一起来：只要将“佟惠”还原于“佟（槐）还”（多少一个点）、“佟曲（遽）”还原于“佟煦”（统一外来字拼写），就能与明朝档案或墓志铭、家谱互相印证；“佟惟奇”“佟惟科”与“佟曲”“佟科”吻合，或许就差一个圈点，而这也正是满汉文互译及新旧满文抄写过程中出现的差异。这说明，佟养正、佟养性祖源谱系的差异，不仅有明清易代过程中频繁改名换姓的原因，也有清朝建立并稳固统治前后，满、汉文互译及

①（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册，第361、363页；《满文老档》上册，第222、223页；

《内閣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4函第1088、1094页满文都写成“”（Tung yang yuwan，载天命六年七月纪事中），但冯明

珠主编的《满文原档》第2、3册（台湾沉香亭企业社2006年版）天命六年六、七月纪事编排混乱，佟养元父子被杀于二十

日，却置于二十五日之后（第2册《张字档》，第162页）。《满文原档》的其他问题，可参见赵志强：《论满文〈无圈点档〉》，《清史研究》2019年第2期，第26-39页；《〈无圈点档〉诸册性质研究——〈张字档〉与〈来字档〉》，《满文论丛》第9辑，第68-8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②（日）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册第360、383、390页；第2册第540、740、991页等处出现的“tung iogi”（佟游击）也都是指“tung yang yuwan”（佟养元），对应中华书局《满文老档》上册，第237、241、278、285等页的“佟游击”。

③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抽收马牛猪等商税银两清册（四份）》及《卫税收清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727-784页。

④（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3《擒斩大虏收获奇捷》，载《四库全目丛书》史部第6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423页。

⑤按，据（清）舞格所著《清文启蒙》有“满洲外单字”，有同声堂刻本、永魁斋刻本、文宝堂刻本、二酉堂刻本等多种刻本。



新旧满文抄写过程中，有无圈点或音节脱落（省略）导致的歧异。这种可以统一的歧异，与全无根据的凭空编造有着本质区别。

### 三 “佟半朝”的源流

要解决明清易代所造成的断裂和混乱，除了在对人名上下工夫——对比明、清或域内域外不同来源、背景的史料，以及满汉文对同一人的不同称呼外，还必须了解明清之间以及各自内部政治斗争的背景。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明甘肃、山西总兵佟登的长子“佟养正”，与清“忠烈公”佟养正〔真〕不仅原名不同，更重要的是族源也有差异。

佟养性和佟养真的父祖，曾在辽东经商从军（或为“通事”“间谍”），出身普通。从政治社会地位看，“普通商贾”<sup>①</sup>与出自总兵家族的佟登后裔确属悬殊。这就是后金天命六年镇江游击佟养真被毛文龙部将擒获后，在接受审讯时，口供攀援佟登家族的内因。而在佟养真被明廷处死后，其少子佟图赖（1605—1658）年十七，以自幼养于他处躲过一劫。天聪五年开始，他跟随皇太极出征大凌河，“为二等参将”，年过半百即“以疾乞休”，终年53岁。<sup>②</sup>图赖之女佟佳氏，即康熙帝生母，在顺治帝出自满洲、蒙古、汉军、汉人等不同来源后妃中，地位较低，生前死后都受孝庄太后的有意压制、贬低，死后数年内也“未系世祖谥、未祔庙”<sup>③</sup>。这些事实，都证实佟图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不高。康熙八年（1669），佟国纲、国维兄弟被抬入镶黄旗，始稍披恩泽；经康熙末、雍正初，国舅佟国维、佟国纲家族经历了大起大落，到乾隆十二年（1747），佟国维之子隆科多后裔庆复承袭一等公爵，又“缘事革停袭”<sup>④</sup>。佟氏家族由盛复衰，已如昨日黄花。<sup>⑤</sup>至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皇后佟佳氏薨，谥为孝慎皇后，佟氏再度中兴，始显复振迹象。循至晚清、民国之后，天宝宫女说故实，才有了回忆中的“佟半朝”盛况。

稽钩故实，对“佟半朝”盛称于世，作出最大贡献的是继昌与孟森。

继昌（1849—1908），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官至江宁、甘肃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卒于任。他自称“长白李佳氏”，曾记载：“满州他塔拉氏，本为望族。近年仕宦，尤为一时之盛。裕寿山禄，任盛京将军；裕寿泉长，任河南巡抚；裕寿田德，任总宪；庆兰圃裕，任福州将军；堃紫岩岫，任侍郎；裕泽生宽，任河南巡抚；曾怀清铄，任陕西布政。外此，任翰林、部曹等，尚复多人。同时并登朝籍，视前此佟半城，几不多让。”<sup>⑥</sup>这里首次出现的“佟半城”说法，成为后来“佟半朝”之滥觞。

孟森（1869—1938），江苏武进人，20世纪20年代作《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初载《心史丛刊》。始言康熙末年佟氏一门，皆为“允禩之党”，惟佟国维之子隆科多特立独出“以博殊常之富贵”，在康熙帝暴卒之际“口衔天宪，处分嗣统”<sup>⑦</sup>，虽以“一言而定大计”立下奇功，被雍正帝认

① 王政尧：《佟养性》，载《清代人物传稿》第3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4页。

② （清）李绂：《勤襄公佟图赖传》，载钱仪吉：《碑传集》卷5《国初功臣上》，第34—35页。

③ 参见杨珍：《康熙朝鳌拜罪案辨析》，《历史档案》2016年第3期，第88—96页。

④ （清）奕赓：《佳梦轩丛著·东华录卷三缀言》，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按，奕赓所谓佟国纲为“佟养性之孙，佟图赖之子”显误。庆复官至川陕总督，授文华阁大学士，著有《书鞭小草》。

⑤ 按，清人著名笔记宗室昭桂《啸亭杂录》、蒙古巴鲁特氏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均未提“佟半朝”，前者只载“佟襄毅伯”“佟国舅讲左传”“佟昭毅”3条，后者甚至未提到满洲佟佳氏，惟咸同之际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福格《听雨丛谈》卷2《明纪亦有满蒙官》载：“满洲佟佳氏，其仕明来归者，入于汉军。然则明纪仕宦已有满洲蒙古之人矣。”关注的是明代佟氏出身女真的重点。

⑥ （清）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26页。

⑦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38、542、544页。

为“舅舅”，但随即也因隆科多遭灭口“瘐毙”而跌下神坛。<sup>①</sup>而孟森前述“养正之降，据《清国史》在养性后，然子孙志显贵，以养正为尤盛，至今北人语侈之曰‘佟半朝’。概圣祖之生母孝康章皇后为佟图赖女，世宗之嫡母孝懿仁皇后为图赖子国维女，两朝全盛之国戚出于一家。养正以死于毛文龙之故，清史且称以忠义，《耆献类征》列于忠义传之首”。<sup>②</sup>这里，孟森所谓的“北人”当指继昌之辈。从光绪末年起，佟氏家族才有了“佟半城”之称，而且首先发端于旗人圈子。至民国时，经清史大师孟森首采“佟半朝”之称，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佟半朝”“狼一窝”之类的说法<sup>③</sup>，进入口述领域，流传渐广，似乎就成为不再需要考订来源、拿来即用的惯用语了。

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晚清、民国至现代，但凡言辽东佟氏者，已与明末动辄攀援佟登家族相反，后者乐此不疲地比附清朝崛起的“佟半朝”家族，却不审其来源所自（典型例子莫如安徽和县仝氏家族认祖归宗）<sup>④</sup>。而佟养正〔真〕的祖源，实不与辽阳军卫世家佟登家族同枝，至少是五服之外远族，这也是佟卜年当年曾想极力辩白而不得者。王成科辨析清代佟养正“原名佟养真，后因避雍正皇帝名讳而改称，是佟登的叔父佟惠第四子佟遽的长子，即佟登的叔伯侄儿，与辽阳佟蒙泉（养正）同辈”<sup>⑤</sup>的说法，虽然解决了明代辽东副总兵佟养正和清代“忠烈公”佟养正〔真〕同名引起的错误<sup>⑥</sup>，但仍将佟养真混同于“佟登的叔伯侄儿”，而忽视了两个家族间亲缘遥远的事实。而所依据的康熙年间佟国勳所编《佟氏宗谱》，本身就有诸多不靠谱处。

总之，佟养正〔真〕的祖源，结合明、清及朝鲜三方史料细究，推断佟遽、佟还、佟曲、佟科等人在明末的踪迹，关键在天启七年五月后被处决的“佟惟奇”“佟惟科”两人，可与《满文老档》中的“koko”及《朝鲜实录》中的“曲虎”重合：佟惟奇也就是佟曲亦即曲虎（胡），是佟养正〔真〕之父；佟惟（会）科等同于科廓（可可）也就是 koko，是佟养性之父；“佟槐（还）”“佟煦”或为其祖辈。清朝档案记载的歧异，既与明清易代之际明人入清往往一人多名有关，也与满汉文互译及新、旧满文抄写有无圈点有关。若虑及此，则“佟半朝”的祖源及父子、叔伯间的真相，也就豁然开朗了。

（作者杨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 100025）

（责任编辑 赵增越）

① 参见王钟翰：《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4页；《清世宗夺嫡考实》，载《王钟翰清史论集》第2册，第1075页。

②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36-537页。按，该文所引朝鲜《宣祖实录》记载的佟养正事，也混淆了明清两位佟养正的史实。

③ 参见政协北镇满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安乡满族小考》，载《北镇文史资料》第6辑，1984年，第28页；佟广山：《满族的“哈拉”与“佟半朝”的由来》，载佟靖仁编著：《呼和浩特满族民间故事选》，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王政尧：《佟养性和“佟半朝”》，载《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32页。

④ 参见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第351-360页。按，此事已另撰专文讨论，在此不赘。

⑤ 王成科：《以碑志为中心，谈明代辽阳佟氏家族》，载《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13）》，辽海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页。

⑥ 如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隆科多“曾祖佟养正以明之辽东总兵叛投清太祖，国史讳其为贰臣”，就混淆了佟登之子、援朝东征之副总兵佟养正与降清时称“佟养元”，至雍正元年才被称为“忠烈公”并改名为“佟养正”的两个人，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36-538页。